

一念之間

曾家義(蓬都)

下午一行人驅車往鄉下走親，回來路上，貴陽公司股東翠紅來電，喋喋不休地訴說董事會決策失誤一事，言語間充滿懷疑、擠兌、怨憤。我一边開車一边敷衍，努力不被負能量帶跑却分明已深陷其中。空氣有些悶，順手摁天窗開關，後排陳龍驚叫“有車”！隨即“嘭”的一聲巨響……電話那頭翠紅還在繼續：“怎麼了，喂，你手機掉地了嗎？”我懊惱地抱怨了：“被你害死了！我出車禍了你还叨叨叨！不理你了！”

遂下車查看，車損十分嚴重，左前車破碎，對方幾乎整個車頭都掉了。好在沒發生口角，雙方報警、叫保險公司。

翠紅來電我沒接，改打陳龍電話，問我們人是否安好，急着要開車來接，陳龍回絕了。“是不讓她接！”我接着話頭，“都說要遠離負能量之人，還真是沒錯，你看，这么大的負能量！这么远都害我撞車！”陳龍附和着，兩個兒子倒是沒事似的，尤其是小兒曾博楷，竟然高興地唱着歌。心想，畢竟是小孩，不懂事！

不久，交警到，詢問傷情、拍照、約處理時間、道別；保險公司、4S店救險車也隨而至，很快定下方案也與我們道別。

姐夫從城裡來接我們，到家已是八點多。趕緊叫曾博楷洗臉，我在旁邊刷牙。忽然曾博楷開口說爸爸你今天開車太不小心了，我說对不起兒子，還好你們都沒事。“爸爸，你今天還做錯了一件事。”我猜測他是指我沒有主動承擔全責，問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曾博楷認真地說：“你一直在抱怨翠紅阿姨。”見我沒承認錯誤的樣子，曾博楷接着說：“翠紅阿姨並沒有害到你，你開車就不該接電話。”心裡沒好氣：小孩子懂个屁！

忙好已是十點，躺下便沉沉睡

去。半夜忽地驚醒，仿佛心靈在撞車，心扑通扑通跳得厲害，耳畔，曾博楷稚嫩的聲音一直在回響：“爸爸，其實你今天還做錯了一件事……”

十歲的孩子，尚能準確點到大人的錯誤，作為大人，我却一次次地將自己的責任轉化為抱怨指責，并一直任由蔓延不知警醒！

不由想到很多車禍因出口傷人而大打出手；想到公司因股東抱怨而差点失去凝聚力；想到官員貪污、豆腐渣工程、地沟油；想到特朗普“退群”、中东战争、恐怖袭击……

現實的車禍在完善的社会制度保障下已然微不足道，我們內心的貪婪、邪惡、猜忌、抱怨、指責、憤怒等，不就像凶險的車禍么？凶猛的車禍在內心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反復却沒有任何體系處置，導致負

能量無法制車，災禍像潘多拉的魔盒打開，一再蔓延！

社會、國家，乃至整個世界，這種內心的“車禍”又有過處置嗎？個人因心理“車禍”而瘋狂，公司因為心理“車禍”而离散，社會因為心理“車禍”而失衡，國家因為心理“車禍”而停步，世界因為心理“車禍”而戰亂！

車禍起於意念，息於意念。一念間本是邪惡與無邪，一念間存在撞車和制車，一念間成了天使和魔鬼，一念間有着安寧和覆滅！

想到此，睡意全無，穿衣起床，記下覺悟，引以為鑒。

特意給翠紅發去信息：“对不起，昨天抱怨你，让你受委屈了！”又決定日間去交警隊主動承擔全責。此時方覺，車禍漸遠。

抬頭，天已大亮。今日是個晴天，久雨初晴，世界特別美麗！



鄉家的黃米粿

劉遠平(景寧)

黃粿又名黃米粿，色澤晶瑩，清香宜人，柔韌可口，比起白年糕不知道好吃多少。若用保鮮袋裝好，放上一兩個月都不壞，還確保原汁原味。在龍慶景(龍泉、慶元、景寧)一帶的農村，有“無粿不成年”的習俗。每到農曆十二月初，每家每戶就要開始做黃粿了。

要做出好的黃米粿，是很有講究的：首先要選擇米。米得選用粘性強，蒸煮時間短，柔軟，有光澤，適口性好的粳米。籼米和糯米都不好做黃米粿。

其次是選擇灰碱。燒灰碱的灌木要在向陽的地方砍取，背陽山燒的灰碱做出來的黃米粿無韌性，色澤差，容易退碱。

最後在蒸的時候火候要把握好。沒蒸熟搗出來的黃粿不細膩，黃粿帶米粒。若是蒸太熟了，搗出來的黃粿顏色過深，嚼勁也不好。所以黃粿做得好不好，在農村也是衡量一個家庭主婦是否能耐的重要方面。

燒灰碱，農曆12月初就得準備，村里的大人、小孩齊上陣。灰碱本來是在山上一邊砍一邊燒的，但

又怕在山上燒火引起火災，因此很多人家都是把一捆捆灌木枝葉挑回來，放在村頭村尾或晒谷坪上，東家一堆，西家一垛地放着，等砍足了灌木之後，抱些干柴當引子，然後一抱一抱地把枝葉放在干柴上點火燃燒。

枝葉燒好後盛到大鐵鍋里，等鐵鍋內所有的碎木炭都成了灰，這樣灰就是“灰碱”，就可以用來做黃粿了。

做黃米粿時，首先是將灰碱泡水瀉取其汁，用以浸泡上等粳米至米色橙黃，然後盛入大飯甑，放在灶上蒸熟，再倒入機器中壓出來就行切成條狀就行。

但以前沒有壓黃米粿的機器，是純手工制作的，先把浸上灰碱汁的粳米飯蒸熟後倒入大石臼，然後叫上一些力氣大的年輕人輪番用大木槌搗。大木槌足有几十斤重，一般小孩或年紀大的老人根本抡不动大木槌，即使是力氣大、身體壯的後生一次也只能抡打二十几下。所以每到打黃粿時村里的勞力都不外出，在家幫忙打黃粿，東家打了西家打，相互幫忙。若打餓了

的話，主婦就從石臼捏一團軟軟的、黃黃的散發着植物碱香的黃粿，醃些辣椒醬或紅糖之類分給大家吃，打累了就坐下來喝喝茶，說說笑話。小孩子們則圍在大石臼周圍嬉鬧着，希望主人能發点小善心，也捏一小團米粿解解饑。還有更嘴饞的孩子，米剛倒入石臼還沒搗成團就哭鬧着要吃黃粿團了，當然，其結果是除了受到父母的一陣呵斥之外，誰也不理他。

黃粿是我們龍慶景一帶的傳統美食，吃法多種多樣，蒸、煎、炒、煮、烤樣樣都行，既可當菜又能當主食。作為一種傳統美食，黃粿成為招待賓客、贈送親友的禮品，隨着旅遊業的發展，黃粿還是一種遊客首選的特产。

歲月無聲，感受時光里的鄉情，春節做黃粿、吃黃粿，這種飲食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獨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承載起兒時的鄉土情結和歲月記憶。雖然現在在菜市场天天都能買到黃米粿，也常常吃上黃米粿，但吃起來总感觉少了几时在家乡的味道。是如今生活好了呢？还是少了过去的那种浓浓的年味呢？也许都有吧。

花事

季春燕(蓬都)

我家的陽台很大，一半是書房，一半做了個小花園。我喜愛花，老公大頭就種了許多花，最多的是蘭花，每一盆都是葉子清秀，溫文爾雅的樣子。古詩有曰：“室有蘭花不炷香。”花開時節，白色的、淡米色的花在清風中香氣怡人，人在書房里，有“室靜蘭香”之感。

一株玫瑰，現在還沒開花，但是已有花蕾了，倘若開花，是大朵大朵的紅玫瑰，年年如此，從未辜負賞花之人。除了蘭花，也算這里元老級別的花，比我女兒小羽還大，花齡應是十六歲。本來還有一株黃玫瑰，與紅玫瑰相隔几步之遙，在四季里相望，在花季里相守。一株開滿紅色的花，一株開滿黃色的花，好不熱鬧！大頭最喜歡在花開時，剪幾支擺在窗台上，或桌上。只是，有一年，他心血來潮，想給花那個位置，不曾想黃玫瑰就此慢慢枯萎，悄悄走了。也許，花也有自己的稟賦習性，習慣了一個位置，就不想被輕易移動。時光流轉，我偶爾也會想起它，不知紅玫瑰想不想它呢，想起它時，是否也會有些孤單呢。

還有一棵橘子樹，也生長了十几年，作為生活在花叢的唯一果樹，它也不孤芳自傲，而是盡心盡力地開枝長葉，一年四季，都是生機盎然的样子。花開時，綠中點綴着星星似的白；結果時，綠中掛滿了黃澄澄的果。年年開花，歲歲結果，近年來，結出的果子巨大，还挺甜。我在樓下，或是離家不遠的街上，遠遠就能看到它，滿是親切感。

還有兩株南天竹，一株大，一株小。南天竹本做盆景之花，三姐家就有一盆，修剪得別致、優美。我家的本來也是盆景，只不過是花盆碎了，就移到小花壇里，它們就恣意生長，小的一株無所顧忌，大的更是肆無忌憚，烈日驕陽、狂風暴雨也奈何不了它，竟然長得比橘子樹、玫瑰花都高。夏天，葉子是綠色的，花朵虽小，却是潔白芬芳；秋季，綠葉轉紅，會長一串串紅色的小果實，掛在枝頭，一直到來年的春天，果實還在。每每看到它們在我家長得这么好，我心里也是欢喜的。

至於一棵棕櫚樹，本來長在花壇里，為了不顯擁擠，也為了讓其它的花長得舒適一些，大頭就用了個很大的花盆，讓它自立門戶。它便在書房的窗下安家，倒也樂意至極。只是，長得太快，花盆不堪其負，就裂了。雖然它長着一副“人高馬大”的樣子，但也挺“矯情”，如果幾天沒“喝水”，就倔強地泛黃，惹得人不得不對它照顧有加。因了我時常在窗邊看書，每每抬頭，总是最先看到它，就不免多看它些，也許它也知道我喜歡它，就時常把枝葉從窗外伸進來，給我送些清新的綠意。

春天的傍晚，小羽在書房中看書，我坐在秋千上，看大頭在陽台上新栽一些花，茉莉、海棠……又給梔子花、文竹、常春藤修枝剪葉，这时的他细致又温柔。记得初识他那年，有位熟悉的朋友与我说起，说他家种了可多的花，满满一阳台，最多的是兰花，开得最好的是茶花……也算是书香之家，莫名就对他很有好感。